

（时流自论）日本内在的文化力量 王敏

每年，我都要回中国好几次。因为了解中国怎样看待日本对我在研究日本时很有帮助。而每回去一次，都让我禁不住感觉到很多的日本生活文化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。

今年3月份回去的时候，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“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日本人的举动”，并问我如何来解释它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一天，我的朋友第一次接待了一位日本教员到饭店吃饭。当装在盘子里的鸭子被端上来的时候，这位日本教员非常自然地从口袋里拿出纸巾，轻轻地盖在鸭头上。按照中国的习惯是要把鸭头朝向主宾的。我的朋友说他接待过很多外国教员，但“从未有过任何国家的人采取这样的行为。”因此，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对我来说，我很能体谅日本人的这一心情，他们看到盘子里的鸭头会觉得很可怜。我对朋友解释说“这恐怕是日本人对动物怜悯的表现”。而我的朋友非常吃惊，因为在中国的生活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习惯及思维方式。

今年春天，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对日游行，日本对此进行了众多的报道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希望了解日本，对日本的关心也在不断增长。正好是在游行前，有两家出版公司先后出版了日本研究方面的名著《菊与刀》（鲁思·本尼迪克特著）。据说，全国书店在游行后书卖得更好了。

向全世界介绍日本的专著《武士道》（新渡户稻造著）也自1993年发行以来，于今年1月发行了第7版，游行后仍然非常畅销。5月份还上市了反映年轻一代时尚的漫画《日本论》。

在日本还鲜为人知，从2003年后半年开始使用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中编入了川端康成的作品《花未眠》。

中国大约有3万1千800所高中，学生人数达3千243万人。另外，在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据说有48万人。在中国的高中教科书里，不仅特别选择了日本作家的作品，而且众多的高中生还接触到“物哀 Mononoaware（多愁善感）”“侘 Wabi（恬静）”和“寂 Sabi（幽玄）”这些日本文化的精髓。

其实不仅在中国掀起对日本关心的热潮。今年3月，我在北京认识了出生在巴西的韩国人黄喜英（20岁）。

那时小黄在北京语言大学附属宾馆的咖啡馆打工，做服务员。她正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时装设计专业，这次选择了半年到中国语言大学留学的课程，两个星期前刚到。她告诉我她的父母是25年前从韩国到巴西去的。最初做服装买卖，后来因巴西人爱唱歌，开始从韩国直接进口卡拉OK器材销售，取得成功。5年前为寻找新天地再次移居到了美国。

小黄的目标是掌握8种外语。她决定除了中国，在大学毕业后要到日本留学。她说：“我还是要学习时装设计。日本的时装很讲究，非常漂亮。法国和意大利固然不错，但是日本的时装典雅而不奢华。我接触过很多国家的语言，觉得日本的服装仿佛就像日语的韵律一样”。

日语没有声调和抑扬顿挫，从发出高音的中文世界来看，那种静静的韵律让人觉得非常具有魅力。当问到来日本的中国游客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时，大都会说：“日本不论是在道路上，还是在室内，所有生活空间的声音都很小。日语会话也好像在窃窃私语。”这些在实际体验之后，才能感受到。

*

32年前，还是文化大革命最盛时期，我考入了重新开课的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，在严禁阅读日文原著及直接与日本人接触的环境中，开始学习日语。晚上，提心吊胆地躲在被窝里收听日本的短波广播。那台小型收音机是父亲用他一个月的工资为我买的。

竖起耳朵倾听“故乡”以及“樱花”等旋律，仿佛象小溪一般，那温馨沁入我的心田。这便是我接触日本文化的原点。

记得那是刚到日本时发生的事情。我在邮局向邮局的工作人员借剪子，他在递给我剪子的时候，小心地把刀刃背对着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觉察到日本人在各种小事上都非常细致，这种做法已经融入到日本的生活文化。语言、歌曲、时装和文学，彼此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魅力。我深深体会到那里蕴藏着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表达的亲切、温顺和透明的纯朴

与重视远大及深睿理念类型的中国文化相比，日本文化则将纤细、雅致溶为一体。这般尽致的美意识中，仿佛蕴藏着淅淅沥沥小雨润物般的力量。我觉得应该重新来审视这种美好的心灵。

当今世界里，政治及外交上互相摩擦、不以历史为训的愚行反复重演，我认为只有不张扬、不贪婪、踏踏实实的文化的力量，才是能够创造真正的和平的关键。

*

王敏 于1954年出生于中国河北省。1982年作为公费留学生来日。现任法政大学教授。最新著作《日中比较·生活文化研究》

(2005 / 09/05 朝日新闻 晨报 11 版)